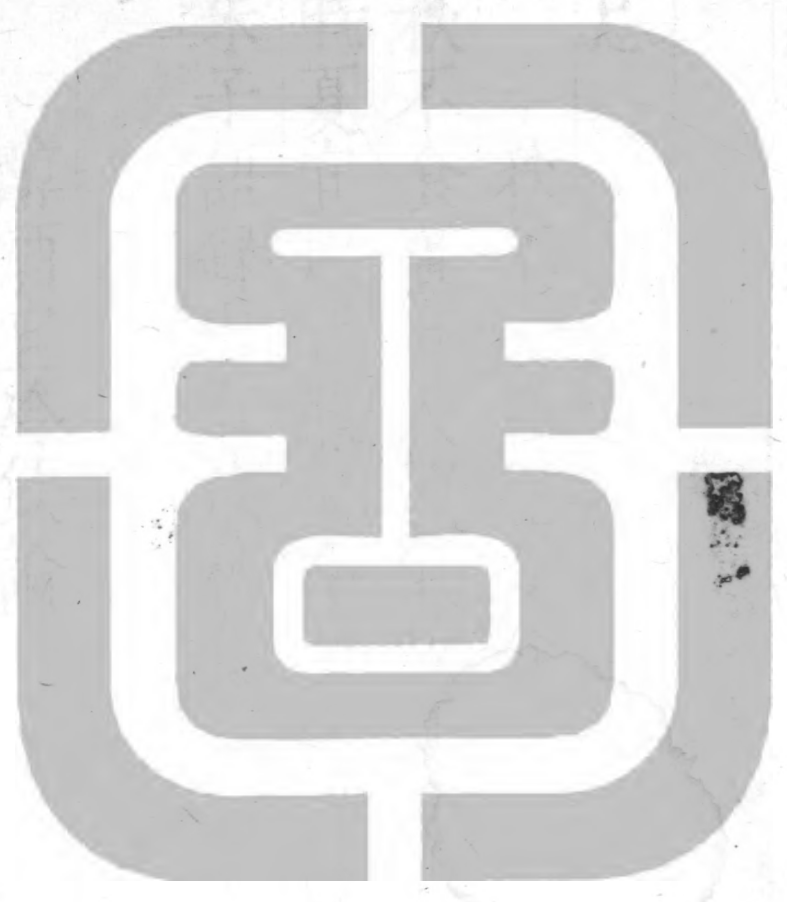


醫說續編卷第五

食



酒之性人熟... 血亦宜... 禁之... 也... 王之時... 經云... 食... 和

醫說續編卷第五

崑山周恭輯

食忌

秋不食薑宜夏食

經云秋不食薑令人瀉氣故夏月食薑不禁為氣正王之時夏宜以汗散火令其汗出以越其熱故秋月禁之朱子語錄中有戒秋食薑則天人天年警之深也發明

醇酒宜冷飲論

醇酒之性大熱有大毒清香美味既適於口行氣和血亦宜於體由是飲者不自覺其過於多也不思肺屬金性畏火其體脆其位高為氣之主腎之母木之

夫酒下咽膈肺先受之若是醇者理宜冷飲過於肺入於胃然後漸溫肺先得溫中之寒可以補氣一益也次得寒中之溫可以養胃二益也冷酒行遲傳化以漸不可恣飲三益也古人終日百拜不過三爵既無酒病亦免酒禍今子稽之於禮經則曰飲齊視冬時飲齊酒也視猶比也冬時寒也叅之內經則曰熱因寒用厥旨深矣今則不然不顧受傷只圖取快蓋熱飲有三樂存焉膈滯通快喉舌辛美盃行可多不知酒性喜升氣必隨之痰鬱於上溺澁於下肺受賊邪金體必燥恣飲寒涼其熱內鬱肺氣得熱必大傷耗其始也病淺或嘔吐或自汗或瘡痍或鼻齷或自泄或心脾痛尚可發散而去之若其久也為病益深

為消為渴為內疸為肺痿為內痔為鼓脹為失明為喘哮為勞嗽為癩癩種種難明之病儻非具眼未易處治可不謹乎或曰人言一盞冷酒湏二盞血乃得行酒不可冷飲明矣余曰此齊東之語耳今叅之於經證之以理發之為規戒子以為迂耶餘論

五走

鹹走血血病毋多食鹹 苦走骨骨病毋多食苦
辛走氣氣病毋多食辛 酸走筋筋病毋多食酸
甘走肉肉病毋多食甘

夫五味入胃各歸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久而增氣物化之常氣增而久天之由也湯液本草

食蕨葉吐蛇

郗鑒鎮丹徒二月出獵有甲士折蕨一枝食之心中澹澹成疾後吐一小蛇懸屋前漸乾成蕨遂明此物不可生食之也搜神記

食麵必啖蘆菹

昔有婆羅門僧東來見食麵者云此大熱何以食之又見食中有蘆菹云賴有此以解其性自此相傳食麥麵必啖蘆菹又小說云人有中麥麵毒者夢紅裳娘子悲歌有一丸蘆菹火吾宮之句

食馬肝有毒

前漢轅固與黃生爭論于上前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註馬肝有毒食之殺人

鹿茸不可嗅

孟詵云鹿茸主益氣不可以鼻嗅其茸中有小白蟲視之不見入人鼻必為蟲類藥不及也

蟹解蟻毒

荀卿云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蟻之穴不可寄託凡食蟻毒可食蟹解之鮮畏蟹蟹蟻類也類聚相解其效速於他餌

酒漿無影勿飲

酒漿照無影不可合乳飲之令人氣結凡酒忌諸甜物

蝦蟹異者毒

蟹足斑目赤不可食蝦無鬚及煮色白者不可食

論諸魚毒

諸魚有毒者魚目有睫殺人目得開合殺人逆腮殺人腦中白連珠殺人無腮殺人二目不同殺人連鱗者殺人白鬚殺人腹下丹字殺人魚師大者有毒食之殺人

論諸鳥毒

凡鳥自死目不閉者勿食鴨目白者殺人鳥三足四距殺人鳥六指不可食鳥死足不伸不可食白鳥玄首玄鳥白首不可食卵有八字不可食婦人妊娠食雀腦令子雀目凡鳥飛投人其口中必有物拔出放之吉也

論諸菓毒

桃杏雙仁有毒五月食未成核菓令人發癰癩及寒熱又秋夏菓落地為惡蟲緣食之令人患九漏桃花食之令人患淋李仁不可和雞子食食之令人患內結不消並本草

服烏頭有毒

唐李寶臣為妓人置堇音斬即烏頭也于液寶臣飲之即瘖

三日死又唐武后置堇於食賀蘭氏食之暴死

按釋常談云下毒藥謂之置堇史記晉獻公後納驪姬為后姬譖前太子申生于公曰妾夢申生之毋從公求食遂令申生往其陵祭之祭回姬潛置堇於酒食中申生欲上公所祭酒食姬曰妾聞食從外來先湏試公以酒醑地地墳以肉飼犬犬死

公怒遂殺申生

酒勿好飲

晉孔詳嗜酒王導戒曰卿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久
糜爛耶荅曰公不見肉糟淹更堪久耶本傳

又

扁鵲云酒飲過常腐腸爛胃潰髓蒸筋傷神損壽有
客訪周顛顛出美酒二石顛飲石二客飲八斗次明
顛無所苦酒量慣也客已死矣觀之客脇穿腸出豈
非量過而犯扁鵲之戒與

紫蘇湯

紫蘇湯今人朝暮飲之無益芳草致豪貴之疾此有
一焉宋仁宗命翰林院定熟水奏曰紫蘇第一沉香

第二麥門冬第三以蘇能下胸膈浮氣殊不知久則
泄人真氣令人不覺

茶說

東坡茶說除煩去膩世固不可無茶然暗中損人不
少吾有一法常自脩之以濃茶漱口於食後煩膩既
去而脾胃不知凡肉之在齒者得茶漱滌乃不覺脫
去不煩挑剔也蓋齒性苦便綠此漸堅牢而齒蠹且
日去矣

白菓勿多食

白菓生引疴解酒熟食益人然不可多食多食腹滿
有云滿一千箇者死此物二更開花三更結子當是
陰毒之物有人艱食糴取白菓以為飯飽食次日皆

死

茨菰勿多食

茨菰大寒動宿冷氣腹脹滿小兒秋食之臍下痛孕婦不可食吳人常食患脚氣癱瘓損齒失顏色

甜瓜勿多食

甜瓜動痼疾多食陰下濕痒生瘡發虛熱破腹令人憊憊脚弱手無力少食則可不中暑多食未有不病貧下多食深秋下痢難治損陽故也患脚氣食此永不除五月甜瓜沉水者殺人多食發黃疸動氣解藥力雙蒂者殺人與油餅同食發病防州太守陳逢原避暑食瓜至秋忽發腰腿痛不能舉動遇高助教療之更生

糯米勿多食

糯米糯米也妊娠與雜肉食之不利其子生寸白久食身軟緩筋故也性寒壅經絡氣使人四肢不收昏悶多睡發風動氣可以少食

麥毒

麥占四時秋種夏收西北多霜雪麵無毒南方少雪有毒

蕎麥勿久食

蕎麥性寒難消久食動風頭眩和猪肉食八九次患熱風脫眉鬚

菜蕪解豆腐毒

有人好食豆腐中毒不能治更醫至中途遇作腐人

家相爭因妻悞將菜菔湯置鍋中腐便不成醫得其
說以菜菔湯下藥而愈菜菔即蘿蔔也

麵醬殺藥力

醬當是豆為者今以麥麵為者多殺藥力

食韭所忌

韭俗呼草鍾乳病人可食然多食昏神暗目酒後尤
忌不可與蜜同食未出土為韭黃不益人滯氣花動
風過清明勿食不利病人心腹痼冷者加劇霜韭不
可食動宿飲必吐水五月食之損人滋味乏氣力不
可共牛肉食成瘕熱病後十日不可食發困葱亦不
宜

葫勿久食

葫大蒜也久食傷肝損目弱陽煮以合青魚鮓發黃
作齏啖鱠伐命惟生食不中煮暑毒爛嚼下咽即知
仍禁冷水四月八月食之傷神損膽氣喘悸氣急腹
內生瘡腸腫成疝瘕多食葫行房傷肝面無光北方
人稟厚食慣病少

蓴菜所忌

蓴菜性滑多食發痔引疫氣上有水銀故也七月蠟
蟲着上令霍亂勿食之

黃瓜所忌

黃瓜本名胡瓜不益人患脚氣虛腫者毒永不除

菌忌

菌地生為菌木生為樗為木耳為蕈新蕈有毛者下

無紋者夜有光者煮不熟者欲爛無蟲者煮訖照人無影者春夏有惡蟲毒蛇經過者皆殺人誤食毒菌往往笑不止而死者惟掘地為坎投水攪取清者飲之

鵓鴿減藥力

鵓鴿雖益人病者食之多減藥力

鹿肉減藥力

壺居士云餌藥人食鹿肉必不得力以其食解毒之草能散藥力也

獸肉所忌

肉汁在密器氣不泄者禽畜肝青者獸赤足者有歧尾者煮熟不斂水者煮而不熟者生而斂水者野獸

自死北首伏地者祭肉無故自動者禽獸自死無傷處者犬懸蹄及肉中有星如米者羊脯三月以後有蟲如馬尾者米甕中肉脯久藏者皆殺人肉及肝落地不粘塵者不可食

已上並參贊

服藥忌魚雞

諸魚性無一息之停食之能動火火病服藥忌之雞屬巽助肝火肝火病服藥忌之

雜記

病愈後犯禁而死

孟大亨病腫既平當節食及鹽血房室等不慎病再作適張戴人歸家無救之者乃死

鄆城董德因病勞嗽戴人曰愈後當戒房事其病愈

侍其安觸禁而死死後妻生一子正當病瘥之日也
董初堅諱至是乃彰

一宦家小兒病痢自堰頭車載至朱葛寺入門而死
戴人曰有病遠行不可車載馬馱病已擾矣又以車
馬動搖之是為重擾甚則死矣

陽夏韓氏為犬所嚙大痛不可忍偏燥痒自莊頭載
至家二十里一夕而死時人皆不知車之悞也戴人
常曰傷寒後忌葷肉房室作勞水腫後禁房及油鹽
滋味等三年滑泄後忌油膩此三者決不可不禁也
戴人又曰病久痞閉忽得涌泄氣血冲和心腎交媾
陽事必舉尤切戒房室元氣新至犯之則病再作恐
罪於涌泄

高技常孤

張戴人常曰人言我不接眾工戴人曰余豈不欲接
人但道不同不相為謀醫之善惟素問一經為祖有
平生不識其面者有看其文不知其義者此等雖日
相親欲何說止不過求一二藥方而已大凡藥方前
人所以立法病有百變豈可執方設於富貴之家病
者數工同治戴人必不能從眾工眾工亦不能從戴
人以此常孤唯書生高士推者往來日不離門戴人
又曰我之術止可以告書生不能授醫者忽有老書
生曰我是書生豈不知書書生固多能可以易慢乎
戴人聞之曰彼未嘗見予治病故有是言若親見予
治病數十人自反思矣凡譏我者皆望風取信於群

醫之口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剋不行焉可謂明也巳矣

病人負德愈後吝財

南鄉刁鑷工衛氏病風半身無汗已再中矣戴人以三法療之尋愈恐予求報乃給曰余夜夢一長髯人針余左耳故愈巫者武媪年四十病勞三年羸瘦不足觀諸醫技絕適五六月間求治願奉白金五兩戴人治之五六日而安止荅白金三兩乃曰一道士授我一符焚而吞之乃痊如此等人不可勝計若病再作何以求治至有耻前言而不敢復求治療而殺其軀者此所以世之庸工當正病時以犀珠龍麝丁沉香木乳乘其急乃取之然君子博愛賢愚亦不當效若

輦也

並儒門事親

福醫治病

羅謙甫云丙辰秋楚丘縣賈君次子二十七歲病四肢困倦躁熱自汗氣短飲食減少咳嗽痰涎膈膈不利大便閉形容羸削一歲間更數醫不愈或曰明醫不如福醫某處某醫雖不精方書不明脉候看證極多治無不效人目之曰福醫諺曰饒你讀得王叔和不如我見過病證多頗有可信試命治之醫至診其脉曰此病予飽諳矣治之必效於肺俞各灸三七壯以蠲飲枳實丸消痰導滯不數服大便溏泄無度加腹痛食不進愈添困篤其子謂父曰病久瘦弱不任其藥病劇遂卒冬予從軍回其父以告予予曰內經

云形氣不足病氣不足此陰陽俱不足瀉之則重不足此陰陽俱竭血氣皆盡五藏空虛筋骨髓枯老者絕滅壯者不復矣故曰不足此其理也令嗣久病羸瘦乃形不足氣短促乃氣不足病潮作時嗜臥四肢困倦懶言語乃氣血皆不足也補之惟恐不及反以小毒之劑瀉之虛之愈虛損之又損不死何待賈君嘆息而去予感其事略陳其理夫高醫愈疾先審歲時太過不及之運察人之血食布衣勇怯之殊病有淺深在經在藏之別藥有君臣佐使大小奇偶之制治有緩急因用引用返正之則孫真人云凡爲太醫必須諳甲乙素問黃帝鍼經明堂流注十二經三部九候五藏六府表裏孔穴本草藥對仲景叔和諸部

經方又須妙解五行陰陽精熟周易如此方可爲太醫不爾則猶無日夜游動致顛殞正五音者必取師曠之律呂而後五音得以正爲方圓者必取公輸之規矩而後方圓得以成五音方圓特末技耳尚取精於其事者況醫者人之司命列於四科非五音方圓之比不精於醫不通於脉不觀諸經本草倖以命通運達而號爲福醫病家遂委命於庸人之手豈不痛哉噫醫者之福福於渠者也渠之福安能消病者之患焉世人不明此理而委命於福醫至於傷生喪命終不能悟此惑之甚者也悲夫

寶鑑

醫人病人之失

病人有既不洞曉醫藥復自行臆度如此則九死一

生或醫人未識其病或以財勢所迫占奪強治如此之輩醫家病家不可不察也要在聰明賢達之士主之則病無不濟醫無不功世間如此之事甚多故湏一一該舉以隄或然義衍

大病不守禁忌

予族叔形色俱實病痰癯又患痢自恃強健能食絕無忌憚一日召予曰我雖病却健而能食但苦汗出耳汝能止此汗否予曰痰癯非汗出不能愈也可慮者正在健與能食耳此非痢也胃熱善消脾病不化食積與病勢已甚矣此時節擇飲食以養胃氣省出入以避風寒候汗透而安叔曰世俗謂無飽死痢我今能食何謂可慮予曰痢而能食知胃氣未病也故

言不死非謂恣食不節擇者叔不從所言恣口大嚼遇渴又多啖水菓如此者月餘後雖欲求治不可着手矣淹淹月餘而死餘論

醫之通塞

夫醫之切脉指下能知生死者非天受其性則因積學而致然始或著能末而寡效論者以始之能命通也末之繆數窮也予曰不然其初屢中喜於積財記憶未衰診理方銳及其久也筋力已疲志怠心勞獲效遂鮮則始能末繆於斯見矣若以數之通塞豈曰

知理哉

唐祭酒李涪

求醫問藥價

王氏子病癩求周子固治療王問藥直幾何子固怒

曰吾愈人疾未嘗覩其利汝富家翁必欲以利酬我
不過移汝禱襮一朝之費耳豈可面計重輕待我若
市人哉帛幣交於前悉謝罷無所受吳遊集

不計酬醫

王彥伯醫聲既著列三四竈煮藥於庭老幼塞門來
請彥伯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氣者各飲此未
嘗計其酬謝也寶鑑序

祕方不傳

羅宗之云嘗觀趙德麟侯鯖錄有人得癰疽方甚奇
寶而不傳後為虎所食非天譴歟活幼心書

戒毀同道

鄭端友曰醫門一業慈愛為先常存救治之心方集

古真之行近世醫者診察諸疾未言理療嘗毀前醫
不量病有淺深效有遲速脉有陰陽虛實翁合轉移
初無定論惟務妬賢嫉能利己害人驚謔病家意圖
厚賂尤見不仁之心甚矣昔神宗時錢仲暘為醫有
聲皇子儀國公病瘕痰國醫莫能治長公主朝因言
錢乙起草野有異能立召入進黃土湯而愈神宗褒
諭問黃土何以愈斯疾狀乙對曰以土勝水木得其
平則風自止且諸醫所治垂愈小臣適當其期上悅
其對擢太醫丞賜紫衣金魚一旦超然眾醫之表豈
不貴哉學者能以仲暘之心為心則善矣

為醫先去貪嗔

人有恒心踐履端謹始可與言醫道矣凡有請召不

以晝夜寒暑遠近親疎富貴貧賤聞命即赴視彼之疾舉切吾身藥必用真財無過望推誠拯救勿憚其勞冥冥之中自有神佑如臨汝張彥明爲醫未嘗以錢爲較應有求藥期於必效一日城中火災周廻蕪盡煙焰中獨存其居後且子孫榮貴以此見天道有陰扶顯助之靈誠爲可敬

並見上

長者之醫

柳立夫者名森當塗人也賣藥黃池上里中子或求立夫瘡疾弗爲報立夫嘗爲稱貧於富人又弗償也會復得疾乃不敢致立夫而更迎他醫他醫以藥溫之病加劇不得已始召立夫立夫診之曰病得之勞而伏暑奈何以剛劑燥之方冬沍寒而立夫言如此

他醫素害其技乃謂病家彼固有嫌於君不可信病家將謝罷立夫已而念立夫素長者卒聽不疑竟如其言而效乃奉幣物重報立夫立夫輒罵曰公市人也何復以市人處我趣歸而逋無用是污我也里中子乃大慙悔盡償所貸錢由是鄉人皆慕化里中行有不可者惟懼立夫知之也立夫後以高壽終所著有診脉圖可用方今江淮間類多襲用其書

黃晉卿文集

醫人賣毒藥

太祖高皇帝御製大誥有曰醫人王允堅賣藥爲生錦衣衛監犯厨子王宗自知罪不可逃慮恐刃加于頸令家人買毒藥王允堅即時賣與隱飯中入外監門力士楊貴受財放入內監門力士郭觀保驗出外

監者慌忙反說內監者易其藥朕詢之郭觀保曰彼
往賣藥王允堅家買者朕令王允堅拿至乃黑藥一
丸因授與王允堅自吞服之久毒不作朕知易藥矣
謂允堅曰前賣此藥何顏色允堅曰紅丸曰幾枚對
曰三枚噫毒本三丸色赤今止一丸色且黑何也於
是急遣人取至果赤色隨令王允堅吞服本人持藥
在手顏色爲之變其態憂驚猶豫未吞督之乃服既
服後隨謂之曰此藥以何料成曰砒霜巴豆飯粘爲
丸硃砂爲衣曰服後何時人喪曰半晝語既允堅淚
墮朕謂曰爾所以淒涼者畏死如此乎眷戀妻子如
此乎曰一子見軍一子在外故悲焉嗚呼其王允堅
初賣毒藥毒人及其自服也藥方入腹眷戀之情畏

死之狀一時發見嗚呼愚哉至此而若此亦何濟哉
然終不以此藥致本人之死何故若督令服此藥而
死是藥之也解而後刑之法也隨問允堅此毒還可
解乎曰可何物可曰涼水生荳汁熟豆湯可朕謂曰
此解不速餘何速解曰糞清插凉水糞清用多少曰
一雞子於是遣人取至候毒作方與解之少頃允堅
身不自寧手搔上下摩腹四顧張皇朕謂曰毒何爾
患曰五藏不寧心熱氣升曰此毒身死傷何經絡允
堅對曰五藏先壞命絕矣身墨黑謂曰幾時可解何
時不解曰三時候不解朕見毒作令人與之解本人
痛利數番其毒潔然人復如初明日梟令以正其罪
嗚呼昔者古人制藥惟積陰隲以生人今之貨藥者

惟務生理不施陰隲少有逆其意者沽名恐詐者有之即時毒害者有之圖利而賣與人傷生者有之噫如此不才者犯法遭刑而殺身亡家者非止一人而已京市貨藥者往往不戒蹈襲前非將奈之何此誥一出所在貨藥之人聽朕言者推已以及人永爲多福不然此刑此犯有不可逃者

三編

癘風門

大風有上下之分

丹溪曰大風病是受得天地間殺伐之氣古人謂之厲風者以其酷烈暴悍可畏耳人得之者須分在上在下夫在上者以醉仙散取涎血於齒縫中出在下者以通天再造散取惡物陳蟲於穀道中出所出雖

有上下道路之異然皆不外乎陽明一經治此病者須知此意看其疙瘩與瘡上先見者上體多者在上也下先見者下體多者在下也上下同得者在上復在下也陽明經胃與大腸無物不受此風之入人也氣受之則在上多血受之則在下多血氣俱受之者則上下俱多甚重也自非醫者神手病者鐵心罕有免此夫從上從下以漸而來者皆是可治之病人見其病勢之緩故多忽之雖按此法施治病已全然脫體若不能絕味絕色皆不免再發再發則終於不救矣某曾治五人中間惟一婦人以其貧且寡而無物可喫遂不再發得保終全餘四人三四年後皆再發昔孫真人云吾嘗治四五百人終無一人免於死非

孫真人不能治也蓋無一人能守禁忌耳此婦人本病外又服干餘貼加減四物湯半年已上方得月經行十分安愈治法

癩病吐臭涎

陽夏張主簿病癩十餘年眉鬚皆落皮膚皴澁如樹皮戴人斷之曰足有汗者可治當大發汗其汗出當臭其涎當腥乃置燠室中徧塞風隙以三聖散吐之汗出周身如臥水中其汗果粘臭不可聞痰皆腥如魚涎兩足心微有汗次以舟車丸瀆川散大下五七行如此數次乃愈儒門事親

癩風刺法

戊寅歲正月段庫使病大風滿面連頸極痒眉毛已

脫落須以熱湯沃之則稍緩晝夜數次沃之或砭刺亦緩先師曰脉風者癩風也榮衛熱附其氣不清故使鼻柱壞皮膚色敗大風者風寒客於脉而不去治之者當刺其腫上以銳鍼針其處按出其惡氣腫盡乃止常食方食勿食他食宜以補氣瀉榮湯治之寶鑑

醉酒接內病癩風

東臯寺僧述無作族姓孫氏一女子病癩風為夫所出家貧不能致醫無作過呂元膺約曰吾女姪病可念早拜致就君診顧僧舍不宜能速為我治療乎元膺曰諾他日匿患者於密室召元膺診其脉元膺曰脉來疾而去遲上虛而下實蓋得之醉酒接內而風毒乘之今雖髮禿眉墜然鼻根幸未陷肌肉幸未死

遂以防風通聖而益之以下藥下瘀血數升及蟲穢
青黑物并進蘄蛇長松等湯丸復佐以雄黃楓油作
膏摩之逾月瘥

九靈山
房集

癘風

趙以德云常熟徐彥本其家二世病癘風死者三人
至彥本面浮油光微腫色變眉脫痒其父季明遣來
就醫余與醉仙散出涎水半面盆愈治松江一人面
腫色變黑燥痒眉鬚脫落手足皮燥厚白身痛痒無
全膚又三人亦然四肘痒入骨髓爬至血出稍止復
作晝夜不得眠與二藥皆愈一婦人病兩足脛瘡潰
眉落服再造散愈因年少不能斷欲忌口一年後復
發其四人不復發者非能調攝蓋由病得之未深鼻

柱未壞瘡未潰故耳

諸風門

論中風大法用藥例

丹溪曰中風大率主血虛有痰以治痰為先次養血
行血或作血虛挾火與濕內經曰邪之所湊其氣必
虛張仲景以為外邪之感劉河間以為內傷熱病許
學士謂氣者亦有七情所傷若果外中即東垣中血
脈中府中藏之理觀之甚好四肢不舉亦有與痿相
類者常細分之半身不遂大率多痰在左屬死血以
四物湯等加桃仁紅花竹瀝姜汁在右屬痰兼有熱
氣虛以二陳湯合四君子湯加竹瀝姜汁遺尿者屬
氣虛當以參芪補之痰壅盛口眼喎斜不能言語者

皆當用吐亦有虛而不可吐者若痰氣實能食用荆
瀝氣虛少食用竹瀝此二味能去痰開經絡行血氣
入四物等湯中必少加姜汁助之肥白人多濕痰用
附子烏頭行經初昏倒時搯人中至醒然後用去痰
藥二陳四君子四物等湯加減用之瘦人陰虛火熱
四物湯加牛膝竹瀝黃芩黃柏有痰加痰藥產後中
風切不可作風治而用小續命湯必須大補氣血然
後治痰當以左右手脉分其氣血多少治之又云瀉
心火則肺金清而肝木不實故脾土不受傷補腎水
則心火降肺不受熱脾肺安則陽明實陽明實則宗
筋潤能束骨而利機關大抵脉浮而數或浮而緊緩
而遲皆風脉也遲浮可治大數而急者死

論西北有中風驗

予嘗居涼州即漢之武威郡也其地高阜四時多風
少雨土藝麥粟引泉灌溉天氣常寒人之氣實腠密
每見中風或暴死者有之蓋折風燥烈之甚也時洪
武乙亥秋八月大風起自西北時甘州城外路死者
數人予亦始悟經謂西北之折風傷人至病暴死之
旨不誣丹溪亦嘗論之信有本也人蓋不經其所雖
審經意莫不有疑者也吁醫之不明運氣造化地理
病機之微而欲行通變之法者難矣哉

王機
微義

岐伯灸中風

黃帝問岐伯曰中風半身不遂如何灸荅曰凡人未
中風一兩月前或三五月前非時足脛上忽酸重頑

痺此將中風之候急灸三里絕骨四處三壯後用薄
苛葱桃柳葉煎湯淋洗驅逐風氣於瘡口中出灸瘡
春較秋灸秋較春灸常令兩脚有瘡為妙凡人不信
此法飲食不節酒色過度忽中此風言語蹇澁半身
不遂宜七處齊下火各三壯風在左灸右在右灸左
百會耳前髮際肩井風市三里絕骨曲池七穴神效
不能具錄依法灸之無有不愈

中風灸臍中

徐平風中不省得桃源主簿為灸臍中百壯即神關
穴多灸
良凡灸先
以鹽實之始蘇更數月乃不起鄭糾云有一親表中
風醫者為灸五百壯而蘇後年餘八十向使徐平灸
三五百壯安知其不永年耶

中風灸之為先

范子默自壬午五月間口眼喎斜灸聽會等三穴即
正右手足麻無力灸百會髮際等七穴愈次年八月
間氣塞涎上不能語金虎丹膩粉服至四九半氣不
通涎不下藥從鼻中出魂魄飛揚如墜江湖中頃欲
絕灸百會風池等左右頰車共十二穴氣遂通吐涎
幾一枕許繼又下十餘行伏枕半月餘遂平爾後又
覺意思少異於常心中憤亂即便灸百會風池等穴
立效 本事方云十二穴謂聽會頰車地倉百會肩
髃曲池風市足三里絕骨髮際大椎風池也用之立
效

中風人多心腹大熱

鄉里有人忽覺心腹中熱甚急投藥鋪說其狀鋪家
以爲此中風之候與治風藥而風不作予中心藏之
至夷陵見一太守夏中忽患熱甚不免以水洒地設
簟臥其上令人扇之次日忽中風數日而殂人皆咎
其臥水簟上而用扇也暨到澧陽見一老婦人夏中
亦患熱夜出臥廳上次日中風偶其子預合得小續
命湯服更召醫調理數日愈始知人之中風心腹中
多大熱而後作小續命湯不可不服也

並資生經

牛旁根療中風

岳鄂鄭中丞頃年至潁陽因食一頓熱肉便中暴風
外甥盧氏爲潁陽尉有此方當時便服得汗隨差神
效其方用緊細牛旁根取時須避風以竹刀或荆刀

刮去土用生布拭淨搗絞取汁一大升和灼熱好蜜
四大合溫分爲兩服每服相去五六里初服得汗汗
出便差

本草

瘡後中風

有男子年六十一脚腫生瘡忽食猪肉不安醫以藥
利之稍愈時出外中風汗出後頭面暴腫起紫黑色
多睡耳輪上有浮泡小瘡黃汁出乃與小續命湯加
羌活一倍服之遂愈

治中風活法

新武義唐丞季潤名灌云切記風中人不可便服風
藥氣中人不可便服氣藥或覺有此證候急用真好
麝香肉三錢乳鉢內研令極細以真清麻油不拘多

少調令稀薄可飲爲度即令患人一服頓盡須辯菜
子油不可用藥少即見效遲如牙關緊擊開灌入候
少甦省然後服紫湯其方用川獨活刷洗去沙土薄
片切以豆淋酒煎濃汁服之累服至一二觔無害服
此二藥永無手足偏廢語言蹇澁之患後見得是中
風只服小續命湯之類見得是中氣只須服勻氣散
自然無事也渠作漢東教官得之太守張少衛云屢
試有效季潤亦以治數人矣云麻油麝香煎五積散
是齋方

口眼喎邪不同治

子和曰昔過穎一長吏病口眼喎斜命予療之目之
斜灸以承泣口之喎灸以地倉俱效苟不效者當灸

人迎夫氣虛風入而爲偏上不得出下不得泄真氣
爲風邪所陷故宜灸內經曰陷下則灸之正此謂也
嘗過東杞一夫亦患此予脈其兩手急數如弦之張
甚力而實其人齒壯氣充與長吏不同蓋風火交勝
予調承氣湯六兩以水四升煎作三升分四服令稍
熱啜之前後約瀉四五十行去一兩盆次以苦劑投
之解毒數服以升降寒火不旬日而愈脈訣云熱則
生風若此者不可純歸其病於窓隙之間而得亦風
火素盛而然也蓋火勝則制金金衰則木茂木茂則
風生若東杞之人止可流濕潤燥大下之後使加食
通鬱爲大疾靈樞雖有馬膏桂酒雙塗之法此但治
其外耳非治其內也儒門事親

半身不遂

北京按察書吏李仲寬年踰五旬至元己巳春患風證半身不遂四肢麻痺言語蹇澀精神昏憤一友處一法用大黃半斤黑豆三升水一斗同煮豆熟去大黃新汲水淘淨黑豆每日服二三合則風熱自去服之過半又一友云通聖散四物湯黃連解毒湯相合服之其效尤速服月餘精神愈困又增瘖瘂不能言氣冷手足寒命予診視細詢前由盡得其說予診之六脉如蛛絲細予謂之曰夫病有表裏虛實寒熱不等藥有君臣佐使大小奇偶之制君所服藥無考憑故病愈甚今為不救君自取耳未幾而死有曹通甫外郎妻蕭氏六旬有餘孤寒無依春月忽患風疾半

身不遂語言蹇澀精神昏憤口眼喎斜與李仲寬證同予刺十二經井穴接其經絡不通又灸肩井曲池詳病時月處藥服之減半予曰不須服藥病將自愈明年春張子敬郎中家見其行步如故予嘆曰夫人病得全者不亂服藥之力由此論之李仲寬亂服藥終身不救蕭氏貧困恬澹自如獲安內經曰用藥無據反為氣賊聖人戒之一日姚雪齋舉許先生魯齋之言曰富貴人有二事反不如貧賤人有過惡不能臣救有病不能醫療噫其李氏之謂歟

風中血脉即口眼喎斜

太尉忠武史公天澤年六十八歲於至元戊辰十月初侍國師於聖安寺丈室中煤炭火一爐在左側邊遂

覺面熱左頰微有汗師及左右諸人皆出因左頰疎
緩被風寒客之右頰急口喎於右脉得浮緊按之洪
緩予舉醫學提舉忽君吉甫專鍼灸先於左頰上灸
地倉穴一七壯次灸頰車穴二七壯後於右頰上熱
手熨之議以升麻湯加防風秦艽白芷桂枝發散風
寒數服而愈或曰世醫多以續命湯等藥治之今君
用升麻湯加四味其理安在對曰足陽明起于鼻交
頰中循鼻外上入齒中手陽明經亦貫於下齒中况
兩頰皆屬陽明升麻湯乃陽明經藥香白芷又行陽
明之經秦艽治口噤防風散風邪桂枝實表而固榮
衛使邪不能再傷此其理也夫病有標本經絡之別
藥有氣味厚薄之殊察病之源用藥之宜其效如桴
鼓之應不明經絡所過不知藥性所主徒執一方不
惟無益而又害之者多矣學者宜精思之

風中府兼中藏

順德府張安撫字耘夫年六十一歲於己未閏十一
月初患風證半身不遂語言蹇澀心神昏憤煩躁自
汗表虛惡風如洒冰雪口不知味鼻不聞香臭聞木
音則驚怖小便頻多大便結燥若用大黃之類下之
却便飲食減少不敢用不然則滿悶晝夜不得瞑目
而寐最苦於此約有三月餘凡三易醫病全不減至
庚申年三月初七日又因風邪加之痰嗽嗌乾燥疼
痛不利唾多中脘氣痞似噎予思內經有云風寒傷
形憂恐忿怒傷氣氣傷藏乃病藏病形乃應又云人

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此風氣下陷入陰中不能生發上行則爲病矣又云形樂志苦病生於脉神先病也邪風加之邪入於經動無常處前證互相出見治病必求其本邪氣乃服論時月則宜升陽補脾胃瀉風木論病則宜實表裏養胃氣瀉肝木潤燥益元氣慎喜怒是治其本也宜以加減冲和湯治之如自汗加黃芪半錢嗽加五味子二拾粒晝夜不得睡乃因心事煩擾心火內動上乘陽分衛氣不得交入陰分故使然也以硃砂安神丸服之由是晝亦得睡十日後安撫曰不得睡三月有餘今困睡不已莫非他病否余曰不然衛氣者晝則行陽二十五度夜則行陰亦二十五度此衛氣交入陰分循其天度故安撫

得睡也何病之有焉止則眼白睛紅隱澀難開宜以當歸連翹湯洗之十三日後至日晡微有悶亂不安於前冲和湯中又加柴胡三分以升少陽之氣飲三服至十五日全得安臥減自汗惡寒躁熱胸膈痞悶元少便多服藥之後小便減少大便一二日一行鼻聞香臭口知味飲食如常脉微絃而柔和按之微有力止則咽中妨悶會厭後腫舌赤早晨語言快利午後微澁宜以玄參升麻湯治之稍熱噙漱時時嚥之前證良愈止則牙齒無力不能嚼物宜用牢牙散治之安撫初病時右肩臂膊痛無主持不得舉動多汗出肌肉瘦不能正臥臥則痛甚經曰汗出怛沮使人偏枯予思內經云虛與實隣決而通之又曰留瘦不

移節而刺之使經絡通和血氣乃復又言陷下者灸之為陽氣下陷入陰中肩膊時痛不能運動以火導之火引而上補之溫之已上證皆宜灸刺乃先刺一二經之井穴於四月十二日右肩臂上肩井穴內先鍼後灸二七壯及至瘡發於枯瘦處漸添肌肉汗出少肩臂微有力至五月初八日再灸肩井次於尺澤穴各灸二十八壯引氣下行與正氣相接次日臂膊又添氣力自能搖動矣時值仲夏暑熱漸盛以清肺飲子補肺氣養脾胃定心氣汗多者加黃芪五分後以潤腸丸治胸膈痞悶大便澁滯初六日得處暑節尤未退宜微收實皮毛益衛氣秋以胃氣為本以益氣調榮湯主之本藥中加時藥使邪氣不能傷也藥方氣得復而安矣

半身麻木方

張文叔傳木香丸續命丹二方戊辰春中書左丞張仲謙患半身不遂麻木太醫劉子益與服之汗大出一服而愈故錄之

中藏治驗

真定府臨濟寺趙僧判於至元庚辰八月間患中風半身不遂精神昏憤面紅頰赤耳聾鼻塞語言不出診其兩手六脉弦數嘗記潔古有云中藏者多滯九竅中府者多著四肢今語言不出耳聾鼻塞精神昏

憤是中藏也此藏府俱受病邪先以三化湯一兩內
踈三兩行散其壅滯使清氣上升克實四肢次與至
實丹加龍骨南星安心定志養神使各藏之氣上升
通利九竅五日音聲出語言稍利後隨四時脉證加
減用藥不旬日即稍能行步日以繩絡其病脚如履
闕或高處得人扶之方可踰也又刺十二經之井穴
以接經絡翌日不用繩絡能行步百日大勢皆去戒
之慎言語節飲食一年方愈

時不可違

半身麻木

中書左丞張仲謙年五十三歲至元戊辰春正月在
大都患風證半身麻木一醫欲汗之未決可否命予
決之予曰治風當通因通用汗之可也然此地此時

雖交春令寒氣猶存汗之則虛其表必有惡風寒之
證仲謙欲速差遂汗之身體輕快後數日再來邀予
視之曰果如君言官事繁劇不敢出門當如之何予
曰仲景云大法夏宜汗陽氣在外故也今時陽氣尚
弱初出於地汗之則使氣亟奪衛氣失守不能肥實
腠理表上無陽見風必大惡矣內經曰陽氣者衛外
而爲固也又曰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
不彰當汗之時猶有過汗之戒況不當汗而汗者乎
遂以黃芪建中湯加白朮服之使滋養脾胃生發榮
衛之氣又以溫粉撲其皮膚待春氣盛表氣漸實即
愈矣內經曰化不可伐時不可違此之謂也

並寶鑑

肥人中風

丹溪曰一肥人中風口喎手足麻木左右俱廢作痰
治用瓜蒌仁貝母南星半夏陳皮白朮黃芩黃連黃
栝羌活防風荆芥威靈仙薄荷桂枝甘草天花粉多
食麩加白附子竹瀝姜汁并酒一匙行經用

右癱口喎

一肥人憂思氣鬱右手癱口喎與補中益氣湯有痰
加半夏竹瀝姜汁煎服

如廁卒中

浦江鄭君年近六十奉養膏梁仲夏久患滯下而又
犯房勞忽一日如廁兩手舒撒兩目開而無光尿自
出汗如雨喉如鋸呼吸甚微其脉大而無倫次部位
可畏之甚此陰先虧而陽暴絕也急令煎人參膏且

與灸氣海穴艾壯如小指至十八壯右手能動又三
壯唇微動所煎人參膏亦成遂與一盞至半夜後盡
三盞眼能動盡二觔方能言而索粥盡五觔而利止
十數觔而安

並治法

瘖病爲風中廉泉所致

延慶寺僧珂瑩中病呂元膺診其脉獨右關浮滑餘
部皆無恙曰右關屬脾絡胃挾舌本風中廉泉得之
醉臥當風而成瘖珂舞手索筆書几上曰酒吾先佛
所戒自祝髮來未嘗飲露坐當風誠所不免其師天
紀在座即怒訶曰汝處別業時每飲酒輒醉尚諱疾
自悞耶元膺以荆瀝化至寶丹飲之翌日遂解語

山房集

勞役卒中

趙以德云余嘗治陳學士敬初因醮事跪拜間就倒
仆汗注如雨診之脉大而空虚年當五十新娶少婦
今又從跪拜之勞役故陽氣暴散正若鄭義士之病
同見丹法急煎獨參濃湯連飲半日汗止神氣稍定手
足俱縱瘖而無聲遂於獨參湯中加竹瀝開上湧之
痰次早悲哭一日不已因以言慰之遂笑復笑五七
日無已時此哭笑者為陰虛勞火動其精神魂魄之
藏氣相併故爾正內經所謂五精相併者心火併之
於肺則喜肺火併之於肝則悲是也即加連栢之屬
瀉其火更增荆瀝開其閉八日笑止手動一月能步
矣

氣中

鄭顯夫年六十餘因大怒遂昏仆四肢不用余以怒
則火起於肝以致手足厥陰二經之氣閉而不行故
神無知怒甚則傷於筋縱其若不容故手足不用急
以連栢瀉其上逆之火香附降其肝氣一二日神智
漸回後以調氣血壯筋骨之劑補之一月安矣藥要或問

梨治風疾

有一朝士見梁奉御診之日風疾已深請速歸去朝
士復見鄜州馬醫趙鄂者診之言疾危與梁所說同
矣日只有一法官人請試喫消梨不限多少咀食及
絞汁而飲到家旬日惟喫消梨頓爽矣北夢瑣言

瘖不能言熱之所因

貴溪湖山夏公明道貳郡行縣訪虞文靖公蛸于山中道臨川章伯明之醫云其子嘗忽瘖不能言而無他苦群醫環視莫究其端難于用藥伯明視之曰此熱證也徐解之則愈投熱劑則大害從之不半日而愈又其僕人得寒熱一醫治以常用之藥伯明視之曰法當死今夕夏公使人拜還其家僕起拜辭謝登輿而去行未至家果及夕而斃

歸田稿

風搐

昔項關完顏氏病風搐先右臂并右足約搐六七十數良久左臂并左足亦搐六七十數不差兩目直視昏憤不知人幾月餘求治于戴人先湧其寒痰三四升次用導水禹功丸散泄之次服通聖散辛涼之劑

不數日而差

因驚風搐

新寨馬叟年五十九因秋欠稅官杖六十得驚氣成風搐已三年矣病大發則手足顛掉不能持物食則令人代哺口目張睜式冉切唇舌嚼爛抖擻之狀如線引傀儡每發市人皆聚觀夜臥發熱衣被盡褰遍身燥痒中熱而反外寒久欲自盡手不能繩傾產求醫至破其家而病益堅叟之子邑中舊小吏也以父病訊戴人戴人曰此病甚易治若隆暑時不過一涌再湧奪則愈矣今已秋寒可三之如未當更刺膈穴必愈先以通聖散汗之繼服湧劑出痰一二升至晚又下五七行其疾小愈待五日再一湧出痰三四升

如雞黃成塊熱如湯然叟以手顫不能自探妻與伐探咽嗌腫傷昏憤如醉約一二時許稍醒又下數行立覺足輕顫減熱亦不作足亦能步手能巾櫛自持匙筋未至三涌病去如濯病後但覺極寒戴人曰當以食補之久則自退蓋大疾之去衛氣復故宜以散風導氣之藥和之不可以熱劑溫之恐成他病也

角弓反張

呂均玉之妻年三十餘病風搐目眩角弓反張數目不食諸醫皆作驚風暗風風癇治之以天南星雄黃天麻烏附用之殊無少效戴人曰諸風掉眩皆屬肝木曲直動搖風之用也陽主動陰主靜由火盛制金金衰不能平木肝木茂而自病先涌風痰二三升次

以寒劑下十餘行又以鏝針刺自會出血二盃立愈

手足風裂

陽夏胡家婦手足風裂其兩目昏漫戴人曰厥陰所至為壘又曰鳴紊啓坼皆風之用風屬木木鬱者達之達吐也先令湧之繼以調胃承氣湯加當歸瀉之立效

搐搦鍼中注穴

黃如村一叟兩手搐搦狀如拽鋸冬月不能覆被適戴人之舞陽道經黃如不及用藥針其兩手大指後中渚穴止戴人曰自肘已上皆無病惟兩手搐搦左氏所謂風淫末疾者此也或刺後谿手太陽穴屈小指橫紋盡處是穴也

並儒門事親

風寒攣急

靈壽縣董監軍癸卯冬大雪時因事到真定忽覺有風氣暴至東垣先生診候得六脉俱弦甚按之洪實有力其證手攣急大便秘澀面赤熱此風寒始至加於身也四肢者脾也以風寒之邪傷之則搐急而攣痺乃風淫末疾而寒在外也內經曰寒則筋攣正謂此也本人素飲酒內有實熱乘於腸胃之間故大便秘澀而面赤熱內則手足陽明受邪外則足太陰脾經受風寒之邪用桂枝甘草以却其寒邪而緩其急搐又以黃栢之苦寒滑以瀉實而潤燥急救腎水用升麻葛根以升陽氣行手足陽明之經不令遏絕更以桂枝辛熱入手陽明之經為引用潤燥復以芍藥

甘草專補脾氣使不受風寒之邪而退木邪專益肺金也加人參以補元氣為之輔佐加當歸身去裏急而和血潤燥名之曰活血通經湯

藏

痛風攣縮

丹溪曰朱宅閩內年近三十食味甚厚性躁急患痛風攣縮數月醫禱不應予視之曰此挾痰與氣證當和血疎風導痰病自安遂以潛行散入生甘草牛膝炒枳殼通草陳皮桃仁姜汁煎服半年而安

餘論

肢體不隨

至正十二年某月括蒼葉仲剛氏居天台郡為府史且二歲一日病肢體不隨眾醫皆以為洞風謂風洞徹四肢也療之不愈請于施敬仲敬仲診其脉曰病

積于身有日矣為大劑飲之不旬日遂愈人咸神異其故敬仲曰某所以知仲剛病者切其脉大而來徐是積熱盤鬱于内久不得發卒與風遇其病當作吾以脉法治之而愈何神異為

白雲集

白虎歷節風

有一婦人先自兩足踝骨痛不可忍次日流上於膝一二日流於髀骨甚至流於肩肩流於肘肘流於後谿或如鎚鍛或如蟲嚙痛不可忍晝靜夜劇服諸藥無效召僕診之六脉緊予曰此真歷節證也非解散之藥不能愈但用小續命湯一劑而效鄧安人夏月亦病歷節痛不可忍諸藥不效召良甫診之人迎與心脉虛此因中暑而得之合先服酒蒸黃連丸衆醫

莫不笑用此藥一服即愈自後與人良驗

良方

又

許知可在歙川有一貴家婦人遍身走注疼痛至夜則發如蟲嚙其肌多作鬼邪治許曰此正歷節證也以麝香丸三服愈此藥專治白虎歷節風疼痛遊走無定狀如蟲行晝靜夜劇

本事方

痢後痛風

鮑六年三十餘因患血痢用瀉藥取效後患痛風叫呼撼鄰予視之曰此惡血入經絡證血受濕熱久必凝濁所下未盡留滯隧道所以作痛久而不治恐成偏枯遂與四物湯加桃仁紅花牛膝條黃芩陳皮生甘草煎入生薑汁研潛行散入少酒飲之數十貼又

與刺委中出黑血近三合而安心法

腎風

桑惠民病風面黑色畏風不敢出爬搔不已眉髮脫落作癩醫三年一日戴人到棠谿來求治於戴人戴人曰非癩也乃出素問風論曰腎風之狀多汗惡風脊痛不能正立其色焔面疣然浮腫今公之病腎風也宜先刺其面大出血當如墨色三刺血變色矣於是下鍼自額上下排鍼直至頤頂皆出血果如墨色徧腫處皆鍼之惟不鍼目銳眥外兩旁蓋此少陽經少血多氣也隔日又鍼之血色乃紫二日外又刺其血色變赤初鍼時痒再刺則額覺痛三刺其痛不可任蓋邪退而然也待二十餘日又輕刺一遍方已每

刺必以冰水洗其面血十日黑色退一月面稍赤三月乃紅白但不服除下熱之藥病再作戴人在東方無能治者儒門事親

虛極傷風

一男子素嗜酒因暴風寒衣薄遂覺倦怠不思食者半月至睡後大發熱疼如被杖微惡寒天明診之六脈浮大按之豁豁然左為甚予作極虛受風寒治之以人參為君黃芪白朮當歸身為臣蒼朮甘草陳皮通草乾葛為佐使與之至五點後遍身汗出如雨凡三易被覺來諸證悉除醫案

膽虛受風不寐

湖省平章左答納失理在帥閫時病無睡睡則心悸

神憊如處孤壘而四面受敵達旦目眈眈無所見耳
蹟蹟無所聞雖堅臥密室睫未嘗交也即選醫之良
者處劑累月弗瘳後召元膺呂翁診翁切其脉左關
之陽浮而虛察其色少陽之支溢於目皆即告之曰
此得之膽虛而風諸公獨治其心而不祛其膽之風
非法也因投禁方烏梅湯抱膽丸日再服遂熱睡比
寤病如脫

風傷于肺為膈滿

費幕賓病胸膈壅滿甚昏篤不知人醫者人人異見
東嘉項彥章以杏仁薏苡之劑灌之立蘇繼以升麻
黃芪桔梗消其膿服之踰月瘳彥章所以知費之病
者以陽脉浮滑陰脉不足也浮為風而滑為血聚始

由風傷肺故結聚客于肺陰脉之不足則過於宣逐
也諸氣本乎肺肺氣治則出入易苑陳除故行其肺
氣而病自已

並九靈
山房集

醫說續編卷第六

崑山周恭輯

寒門

論寒因并治法

丹谿先生曰中寒者倉卒受感其病即發而暴蓋中寒之人乘其腠理踈豁一身受邪難分經絡無熱可散溫補自解此胃氣之大虛若不急治去生甚遠法當溫散理中湯甚者加附子 又曰有卒中天地之寒氣口傷生冷之物有外感無內傷用仲景法若挾內傷補中益氣湯加發散之藥必先用參芪托住正氣 戴原理云中寒謂身受肅殺之氣口食冰水瓜果冷物病者必脉沉細手足冷息微身倦雖身熱亦

不渴倦言語或遇熱病誤服此藥輕者至重重者至死凡脉數者或飲水者煩躁動搖者皆是熱病寒熱二證若水火也不可得而同治誤則殺人學者慎之

並治法

胸寒服姜蕤

嵇紹有胸中寒疾每酒後苦唾服姜蕤得愈草似竹取根花葉陰乾昔華陀入山見仙人所服以告樊阿服之壽百歲也

本

草

中焦受寒

開慶己未年七月間裕齋馬觀文夫人費氏病氣弱倦怠四肢厥冷惡寒自汗不進飲食一醫作伏暑治之投暑藥一醫作虛寒治之投熱藥無效召僕診之

六脉雖弱而兩關差甚裕齋問曰此何證也僕荅曰以脉觀之六部雖弱而關獨甚此中焦寒也中焦者脾也脾胃既寒非特但有是證必有腹痛吐瀉之證今四肢厥冷四肢屬脾是脾胃虛冷無可疑者荅云未見有腹痛吐瀉之證合用何藥治之僕荅云宜用附子理中湯未服藥間旋即腹痛而瀉莫不神之即治此藥一投而差

良方

寒濕見證

東垣曰戊申春一婦人六十歲病振寒戰慄

太陽寒水客也

呵欠噎噴

足少陽溢也

口亡津液

足陽明不足也

心下急痛而痞

手足少陰受寒也故急身熱近火

亦有拒寒戰慄也

亦有拒寒戰慄也

亦有拒寒戰慄也

以餘證推之知其寒也

臍下惡寒

丹田有

渾身黃而白睛黃

寒濕也

溺黃赤而黑頻數寒濕勝也自病來身重如山便着床枕

至陰濕盛也其脉診得左右關并尺命門中得弦而急極

細雜之以洪而極緩弦急為寒加之細細者北方

也又洪火者心火受制也左尺按之至骨舉指來實者壬癸俱旺也六

脉按之俱空虚者下焦無陽也先以輕劑去其中焦寒濕

兼退其洪大脉理中湯加茯苓是也水煎冰之令寒

服之謂之熱因寒用假寒以對足太陽之假熱也以

乾姜之辛熱以瀉真寒也故曰真對真假對假若不

愈當以木附湯冰之令寒以補下焦元氣也試效方

中寒發斑

完顏小將軍病寒熱間作腕後有癰三五點鼻中微

血出兩手脉沉澀胃膈四肢殊無大熱此內傷寒也

問之因暑臥殿角傷風又渴飲冰酪水此外感者輕
內傷者重外從內病俱為陰也故先癰衄後顯內陰
寒熱間作脾亦有之非往來少陽之寒熱也與調中
湯數服而愈

痼寒

秦二好服天生茶及冷物積而痼寒脉非浮非沉上
下內外舉按極有力堅而不柔觸指突出膚表往來
不可以至數名縱橫不可以巨細狀此陰證鼓擊脉
也一身游行之火萃於胃中寒氣逼之搏大有力與
真武四逆等藥佐以芍藥茴香酒糊丸使不僭上每
百丸晝夜相接八九服凡至半斤作汗而愈亦世罕
有也並陰證畧例

中寒治驗

羅謙甫曰參政商公時年六旬有二元有胃虛之證至元己巳夏上都住時值六月霖雨大作連日不止因公務勞役過度飲食失節每旦則臍腹作痛腸鳴自利瀆去一二行乃少定不喜飲食懶於言語身體困倦召予治之予診其脉沉緩而弦參政以年高氣弱脾胃宿有虛寒之證加之霖雨及勞役飲食失節重虛中氣難經云飲食勞倦則傷脾不足而往有餘隨之歲火不及寒乃大行民病驚漉今脾胃正氣不足腎水必挾木勢反來侮土乃薄所不勝乘所勝也此疾非甘辛大熱之劑則不得瀉水補土雖夏暑之時有用熱遠熱之戒又云有假者反之是從權而治

其急也內經云寒淫于內治以辛熱乾姜附子辛甘大熱以瀉寒水用以爲君脾不足者以甘補之人參白朮甘草陳皮苦甘溫以補脾土胃寒則不欲食以生姜草豆蔻辛溫治客寒犯胃厚朴辛溫厚腸胃白茯苓甘平助薑附以導寒濕白芍藥酸微寒補金瀉木以防熱傷肺氣爲佐也不數服良愈方名附子溫中湯

寶鑑

體虛感寒

余子元病惡寒戰慄捉持不定兩手背冷汗浸淫雖厚衣熾火不能解滑櫻寧與真武湯丸用附六枚一日病者忽出人怪之病者曰吾不惡寒即無事矣或以問櫻寧櫻寧曰其脉兩手皆沉微餘無裏證此蓋

體虛受寒亡陽之極也初皮表氣隧為寒邪壅遏陽
不得伸而然也是故血隧熱壅須用硝黃氣隧寒壅
須用桂附陰陽之用不同者無形有形之異也朱氏
白雲

暑門

暑病分治用藥辯

暑乃夏月炎暑也盛熱之氣著人也有冒有傷有中
三者有輕重之分虛實之變或腹痛水瀉者胃與大
腸受之惡心者胃口有痰飲也此二者冒暑也可用
黃連香薷飲蓋黃連退暑熱香薷消畜水或身熱頭
疼躁亂不寧者或身如鍼刺者此為熱傷在分肉為
傷暑當以解毒白虎湯加柴胡氣虛者加人參或咳

嗽寒熱盜汗出脉數不止蓋熱着肺經盛火乘金也
急治則可遲治則不可矣此為中暑用清肺湯柴胡
天水之類凡治病須要明白辯別不可混同施治春
秋間亦或有之不可執一隨病處方為妙治

治暑膈悶絕不救

石林避暑錄云親治一御馬之僕立甦且云沈存中
嘗著其說其方用道上熱土并大蒜右畧等多少爛
研冷水和去滓脚飲之即差此方在徐州沛縣城門
上板書揭之不知何人之所施也百乙

中暑頭疼

張叟年七十一暑月田中因饑困傷暑食飲不進時
時嘔吐口中嘗流痰水腹脇作痛醫者槩用平胃散

理中丸導氣丸未效又加鍼灸皆云胃冷乃問戴人
戴人曰痰屬胃胃熱不收故流痰水以公年高不敢
上湧乃使一筋探之不藥而吐之出涎一升次用黃
連清心散導飲丸玉露散以調之飲食加進唯大便
祕以生姜大棗煎調胃承氣湯一兩奪之遂愈儒門
事親
暑風是痰宜吐

夫暑風可用吐法者即中暑是也其人必內先有大
熱痰實之故因避暑納涼八風襲之鬱而成身熱或
昏冒吐中有汗火鬱得汗則解風得汗則散痰得湧
則出一舉三得此當時治實挾痰者非通治暑風之
大法也暑風無所挾者宜汗以散之

勞役病暑

徐三官人年五十餘六月間發熱大汗惡寒戰慄不
自禁持且煩渴予曰此暑病脉之皆虛微細弱而數
其人好賭致勞而虛遂以人參作湯調四苓散八貼
而安並心
法

傷暑自汗

滑伯仁既之錢唐館郡守第時出治病即愈屬縣有
不能治之證皆來就伯仁臨安沈君彰者病自汗如
雨不少止面赤身熱口燥心煩輿來杭城舍客樓盛
暑中帷幕周密自云至虛亡陽服朮附藥已數劑伯
仁診其脉虛而洪數視其舌上胎黃曰前藥誤矣輕
病重治醫者死之素問云必先歲氣毋伐天和朮附
之熱其可輕用以犯時令耶又曰脉虛身熱得之傷

暑暑家本多汗加以剛劑脉洪數則病益甚悉令撤
幔開窓初亦難之少頃漸覺清爽為製黃連人參白
虎等湯三進而汗止大半諸證稍解既而兼以既濟
湯渴則用冰水調天水散服七日而病悉去後遍身
發瘍疹更服防風通聖散乃已

白雲集

傷暑疑瘵

越幕賓費姓者有子病甚衆醫皆以為瘵盡愕束手
一日費對客獨泣客以抱一翁項彥章薦翁診之曰
此病暑邪非瘵也家人問死期翁曰何得死何得死
為作白虎湯飲之即瘥翁所以知費子之病者切其
脉細數而且實細數者暑也暑傷氣宜虛今不虛而
反實乃熱傷血藥為之也

九靈山房集

濕門

中濕疼痛

息城邊校白公以隆暑時飲酒覺極熱於涼水池中
漬足便其冷也為濕所中股膝沉痛又因醉臥濕地
其痛轉加意欲以酒解痛遂連朝飲反成走痛發間
止且六十年往往斷為寒濕脚氣以辛熱治之不效
或使服神芎丸數服痛微減他日復飲疾作如前舉
囊痒濕且腫硬臍下似有物難於行以此免軍役令
人代之來訪戴人戴人曰予亦斷為寒濕但寒則陽
火不行故為痛濕則經隧有滯故為腫先以苦劑湧
之次以舟車丸百餘粒瀦川散四五錢微利一兩行
戴人曰如此激劑尚不能攻何況於熱藥補之乎異

日又用神祐丸一百二十九通經散三四錢僅得四行
來日以神祐八十粒投之續見一二行次日又服益
腎散四錢舟車丸百餘粒約下七八行白公已覺膝
舉寒者暖硬者軟重者輕腫者亦退飲食加進又與
湧之其病全瘳臨別又贈以疎風丸併以其方與之
此公以其不肯妄服辛熱之藥故易治也

屈膝有聲作筋濕治

嶺北李文卿病兩膝臢屈伸有聲剝剝然以為骨鳴
戴人曰非也骨不戛焉能鳴此筋濕也濕則筋急有
獨緩者不鳴急者鳴也若用予之藥一涌一泄上下
去其水水去則自無聲矣文卿從其言既而果然並

門事

濕傷肢節腫痛

真定府張大年二十有九素好嗜酒至元辛未五月
間病手指節腫痛屈伸不利膝臢亦然心下痞滿身
體沉重不欲飲食食即欲吐面色痿黃精神減少至
六月間來求予治之診其脉沉而緩緩者脾也難經
云膾主體重節痛膾者脾之所主也四肢屬脾蓋其
人素飲酒加之時助濕氣大勝流於四肢故為腫痛
內經云諸濕腫滿皆屬脾土仲景云濕流關節肢體
煩痛此之謂也宜以大羌活湯主之內經云濕淫于
內治以苦溫以苦發之以淡滲之又云風能勝濕羌
活獨活苦溫透關節而勝濕故以為君升麻苦平歲
靈仙防風蒼朮苦辛溫發之者也故以為臣血壅而

不流則痛當歸辛溫以散之甘草甘溫益氣緩中澤瀉鹹平茯苓甘平導濕而利小便以淡滲之使氣味相合上下分散其濕也寶鑑

治濕用藥法

本草云蒼朮治濕上下都可用散風行濕以二陳湯加酒黃芩羌活蒼朮治濕欲使大便潤而小便長須二陳湯加升提之藥上濕宜蒼朮辛烈下濕宜升提外濕宜表散內濕宜淡滲淡滲治濕在中下二焦若濕在上宜微汗而解不欲汗多以故不用麻黃葛根

輦心法

傷寒門

論雜病類傷寒為多

凡證與傷寒相類者極多皆雜證也其詳出內經熱論自長沙以下諸家推論甚至千載之下能得其精粹者東垣之言也其曰內傷極多外傷者間或有之此發前人所未發欲辯內外所傷之脉東垣詳矣後人循診不見真切雷同指為外傷極謬其或可者蓋亦因其不放肆而多用和解或和平之藥散之耳若粗率者即能殺人切戒治法

兩感傷寒

龐安常云脉沉大者太陽少陰沉長者陽明太陰沉弦者少陽厥陰也諸方書不載兩感脉安常特設以示後人素問熱論云兩感於寒而病者必不免於死法不過六日黃帝曰有三日而死者何也岐伯云陽

明者十二經脈之長也若三日而氣盡則死矣仲景亦無治法活人書五卷序云傷寒惟兩感不治仲景但一說云兩感病俱作治有先後證治論引張翼說與仲景同謂如下利清穀身體疼痛急當救裏宜四逆湯身體疼痛清便自調急當救表宜桂枝湯證治論并活人書解仲景治有先後之說皆云治有先後者宜先救裏內纔溫則可醫矣然救表亦不可緩也以上所論並先救裏然後救表愚意當消息之謂如下利不止身體疼痛則先救裏如不下利身體疼痛則先救表此亦謂之治有先後也然則兩感證亦有可治之理而不可必也活人書括

趙嗣真曰仲景論兩感為必死之證而復以治有先

後發表攻裏之說繼之者蓋不忍坐視而欲覲其萬一之可活也活人書云宜救裏以四逆湯後救表以桂枝湯殊不知仲景云太陽與少陰俱病則頭痛為太陽邪盛於表口乾而渴為少陰邪盛於裏也陽明與太陰俱病則身熱譫語為陽明邪盛於表不欲食腹滿為太陰邪盛於裏也少陽與厥陰俱病則耳聾為少陽邪盛於表囊縮而厥為厥陰邪盛於裏也三陽之頭痛身熱耳聾救表已自不可三陰之腹滿口乾渴囊縮而厥不可下乎活人書引下利身疼痛虛寒救裏之例而欲施於煩渴腹滿譫語囊縮熱實之證然乎否乎蓋仲景所謂發表者葛根麻黃是也所謂攻裏者調胃承氣是也活人書所謂救裏則是四

逆救表則是桂枝今以救為攻豈不相背若用四逆湯是以火濟火而腹滿譫語囊縮等證何由而除藏府何由而通榮衛何由而行而六日死者可立而待也吁兩感雖為不治之證矣然用藥之法助正除邪虛實實虛補不足損有餘之理學者不可不素有一定之法於胸中也又按王海藏曰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藏以是知內外兩感府藏俱病欲表之則有裏欲下之則有表表裏既不能一治故云兩感者不治然所稟有虛實所感有淺深虛而感之深者必死實而感之淺者猶可治治之而不救者有之未有不治而獲生者矣予嘗用大羌活湯間有生者十得二三故立此以待好生君子用之

陽證治驗狐惑

南省參議官常德甫至元甲戌三月間赴大都路感傷寒證勉強至真定館于常參謀家遷延數日病不差來求治予往視之診得兩手六脉沉數外證却身凉四肢厥逆發癍微紫見於皮膚唇及齒齦破裂無色咽乾聲啞默默欲眠目不能閉精神鬱冒反側不安此證乃熱深厥亦深變成狐惑其證最急詢之從者乃曰自內丘縣感冒頭痛身體拘急發熱惡寒醫以百解散發之汗出挾背殊不解每經郡邑治法一同發汗極多遂至如此予詳其說兼以平昔膏梁積熱于內已燥津液又兼發汗過多津液重竭因轉屬陽明故大便難也急以大承氣湯下之得更衣再用

黃連解毒湯病減大半復與黃連犀角湯數日而安
寶鑑

過汗亡陽變證治驗

中山王知府次子薛里年十三歲六月十三日暴雨
方過池水泛溢因而戲水衣服盡濕其母責之至晚
覺精神昏愊怠惰嗜臥次日病頭痛身熱腿脚沉重
一女醫用和解散發之閉戶塞牖覆以重衾以致苦
熱不禁遂發狂言欲去其衾而不能得去是夜汗至
四更濕透其衾明日尋衣撮空又以承氣湯下之後
語言漸不出四肢不能收持有時項強手足痠癢搐
急而攣目左視而白睛多口唇肌肉蠕動飲食減少
形體羸瘦命羅謙甫治之具說前由蓋傷濕而失於

過汗也且人之元氣起於臍下腎間動則氣週於身
通行百脉今盛暑之時大發其汗汗多則亡陽百脉
行澀故三焦之氣不能上榮心肺心火旺而肺氣焦
況因驚恐內畜內經曰恐則氣下陽主聲陽既亡而
聲不出也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又曰奪血無
汗奪汗無血今發汗過多氣血俱衰筋無所養其病
為瘥則項強手足痠癢搐急而攣目通於肝肝者筋
之合也筋既燥而無潤故目左視而白睛多肌肉者
脾也脾熱則肌肉蠕動故唇蠕動有時而作經云肉
痿者得之濕地也脾熱者肌肉不仁發為肉痿痿者
痿弱無力運動久為不仁陽主於動今氣欲竭熱留
於脾故四肢不用此傷濕過汗而成壞證明矣當治

時之熱益水之源救其逆補上升生發之氣黃帝鍼
經曰上氣不足推而揚之此之謂也以人參益氣湯
治之內經曰熱淫所勝治以甘寒以酸收之人參黃
芪之甘溫補其不足之氣而緩其急搗故以為君腎
惡燥急食辛以潤之生甘草甘微寒黃柏苦辛寒以
救腎水而生津液故以為臣當歸辛溫和血脉橘皮
苦辛白朮苦甘炙甘草甘溫益脾胃進飲食肺欲收
急食酸以收之白芍藥之酸微寒以收耗散之氣而
補肺金故以為佐升麻柴胡苦平上升生發不足之
氣故以為使乃從陰引陽之謂也早食後午食前各
一服投之三日後語聲漸出少能行步四肢柔和食
飲漸進至秋而愈鑿鑿

三陽合病

使曲出道過鄞病臥溼虛驛召滄洲翁呂元
名視翁察色切脉則面帶陽氣寸口皆長而弦蓋
寒三陽合病也以方涉海為風濤所驚遂血苑而
憊為熱所搏遂吐血一升許且脇痛煩渴謔語適
延年歲運左尺當不應其輔行京醫以為腎已絕泣
告其左右曰監司脉病皆逆不祿在旦夕家人皆惶
惑無措翁曰此天和脉無憂也為投小柴胡湯減加
生地黃半劑後俟其胃實以承氣湯下之愈集
遊

誤下風溫成結胸

陽夏賀義夫病傷寒當三日以裏醫者誤下之而成
結胸求戴人治之戴人曰本風溫證也不可下又下

之太早故發黃結胸此已有瘀血在胸中欲再下之
恐已虛惟一涌可愈但出血勿驚以茶調瓜蒂散吐
之血數升而衄且噎逆乃以巾捲小劍而使枕其刃
不數日平復

儒門
事親

陰證陽證辯

靜江府提刑李君長子年一十九歲至元壬午四月
間病傷寒九日醫者作陰證治之與附子理中丸數
服其證增劇別易一醫作陽證議論差互不敢服藥
李君親來邀請予為決疑予避嫌辭李君拜泣而告
曰君若不一往犬子祇待死矣不獲已遂往視之坐
間有數人予不欲直言其證但細為分解使自忖度
之凡陽證者身湏大熱而手足不厥臥則坦然起則

有力不惡寒反惡熱不嘔不瀉渴而飲水煩躁不得
眠能食而多語其脉浮大而數者陽證也凡陰證者
身不熱而手足厥冷惡寒踈臥面向壁臥惡聞人聲
或自引衣蓋覆不煩渴不欲食小便不利大便反快
其脉沉細而微沉遲者皆陰證也診其脉沉數得六
七至其母云夜來叫呼不絕全不得睡又喜冰水予
聞其言陽證悉具且三日不見大便宜急下之予遂
枰酒煨大黃六錢灸甘草二錢芒硝二錢水煎服之
至夕下數行燥糞二十餘塊是夜汗大出翌日又往
視之身涼脉靜矣予思素問熱論云治之各通其藏
府故仲景述傷寒論六經各異傳受不同活人書亦
云凡治傷寒先湏明經絡若不識經絡觸途冥行前

聖後聖其揆一也昧者不學經絡不問病源按寸握尺妄意疾證不知邪氣之所在動致顛覆終不肯悔韓文公曰醫之病病在少思理到之言也勉人學問救生之心重矣實鑑

發斑譫妄

王海藏曰侯輔之病脉極沉細內寒外熱肩背胸脇斑出十數點語言狂亂或曰發斑譫語非熱乎予曰非也陽為陰逼上入于肺傳之皮毛故癡出神不守舍故錯語如狂非譫語也肌表雖熱以手按執須臾冷透如冰與姜附等藥二十餘兩後乃大汗而愈後因再發脉又沉遲三四日不大便予與理中丸參日內約半觔其疾全愈侯公之狂非陽狂之狂乃失神

之狂即陰也

畧例

發癡

趙氏子病傷寒餘十日身熱而安靜兩手脉盡伏俚醫以為死也弗與藥呂元膺診之三部舉按皆無其舌胎滑而兩顴赤如火語言不亂因告之曰此子必大發赤癡周身如錦紋夫脉血之波瀾也今血為邪熱所搏淖而為癡外見於皮膚呼吸之氣無形可依猶溝隧之無水雖有風不能成波瀾斑消則脉出矣及揭其身而赤癡爛然即用白虎加人參湯化其斑脉乃復常繼投承氣下之瘡發斑無脉長沙所未論元膺蓋以意消息耳 全本然病傷寒旬日邪入于陽明俚醫以津液外出為脉虛自汗進玄武湯實之

遂致晨昏如熟睡其家邀元膺問死期切其脉皆伏
 不見而肌熱灼指即告其季曰此必榮血致斑而脉
 伏非陽病見陰脉比也見斑則應候否則畜血耳乃
 去衾襦視其隱處及小腹果見赤癍石堅且拒痛為
 製化斑湯半劑繼進韓氏生地黃湯逐其血是夕下
 黑屎若干枚即斑消脉出後三日又腹痛遂用桃仁
 承氣湯以攻之所下復如前乃愈

集

化斑湯即人參白
虎湯並九靈山房

又

至正間左丞楊完者統苗兵守江淞民頗不安居滑
 伯仁會故舊陳性中王叔雨招乃拏家渡江浙往來
 鄞越居虞姚間最久人皆稱之曰櫻寧生初叔雨寓

錢唐病傷寒他醫至皆以為痊證當進附子持論未
 決其弟熙賜謂櫻寧生曰舍兄病亟幾殆生忍坐視
 不救乎至切其脉兩手俱沉實而滑四末微覺清清去
音以燈燭之徧體皆赤斑舌上胎黑而燥如芒刺身
 大熱神恍惚多譫妄語櫻寧生曰此始以表不得解
 邪氣入裏裏熱極甚若投附必死乃以小柴胡劑益
 以知母石膏飲之終夕三進次日以大承氣湯下之
 調治兼旬乃安

白雲集

治傷寒不分陰陽方

傷寒陰陽二證不明或投藥錯誤致患人困重垂死
 七日以後皆可服傳者云千不失一用好人參一兩
 去蘆薄切水一大升於銀石器內煎至一盞以新水

沉之取冷一服而盡汗不自他出只在鼻梁尖上涓涓如水是其應也妙甚蘇韜光云侍郎方丈嘗以救數十人王史君宰清流日倅車申屠行父之子婦產後病時疫一十餘日已成壞證偶見問因勸其只服人參一味遂安是時未知有此方偶然暗合耳

陰證治法

治氣虛陽脫體冷無脈氣息欲絕不省人事及傷寒陰厥百藥不效用葱熨法葱以索纏如盞許大切去根及葉惟存白長二寸許如大餅燄先以火脅一面令通熱勿令灼人隨以熱處搭病人臍連臍下其上以熨斗滿貯火熨之令葱餅中熱氣熨入肌肉中須預作三四餅一餅壞不可熨又易一餅良久病人當

漸醒手足溫有汗則差更作四逆湯輩溫其內萬萬無憂予伯兄病傷寒冥冥不知人八日四體堅冷如石藥不復可入用此遂差集賢校理胡全夫用此拯人之危不可勝數

資生經

太陰證不解類陽證

秦二母病太陰證三日不解後嘔逆惡心而脈不浮文之與半硫丸二三服不止復與黃芪建中湯脈中極緊無表裏胃中大熱發渴引飲皆曰陽證欲飲之水海藏不與與姜附等藥緊脈反沉細陽猶未生以桂附薑烏之類酒丸以百丸接之二日中十餘服病人煩躁身熱不寧欲作汗也又以前丸接之覆以厚衣陽脈方出而作大汗翌日大小便始通下瘀血一

益如豚肝然用胃風湯加桂附三服血止其寒甚如此亦世未嘗見也

陰易

侯國華病傷寒四五日身微斑渴飲胗之沉弦欲絕厥陰脉也服溫藥數日不已又以薑附等藥微回脉生因渴私飲水一盃脉復退但頭不舉目不開問之則犯陰易若只與燒裨散則寒而不濟矣遂煎吳茱萸湯一大服調燒裨散連進二服作大汗兩晝夜而愈

並畧例

陰證傷寒

陸用和病惡寒發熱頭體微痛若嘔下泄五日矣其親亦知醫以小柴胡湯治之不解招櫻寧生診視脉

弦而遲曰是在陰當溫之為製真武湯其親爭之却與人參竹葉湯湯進即泄其脉且陷弱亟以前劑服之連進四五劑乃效人始服櫻寧生之賢於人遠矣

白雲集

陰證發黃

趙顯宗病傷寒至六七日因服下藥太過致發黃其脉沉細遲無力皮膚涼發躁欲於泥中臥喘嘔小便赤澀先投茵陳橘皮湯喘嘔止次服小茵陳湯半劑脉微出不欲於泥中臥次日又服茵陳附子湯半劑四肢發熱小便二三升當日中大汗而愈似此治瘡者不一一錄凡傷寒病黃每遇太陽或太陰司天歲若下之太過往往變成陰黃蓋辰戌太陽寒水司天

水來犯土丑未太陰濕土司天土氣不足即脾胃虛弱亦水來侵犯多變此證也

韓祗和

又

內感傷寒勞役形體飲食失節中州變寒之病生黃非壞之而得只用建中理中大建中足矣不必用茵陳也若畧黃小便自利當與虛勞小建中湯

畧例

陰盛格陽身熱治例

東垣曰馮內翰之姪櫟因病傷寒目赤而煩渴脉息七八至按之不鼓擊經日脉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陰盛格陽於外非熱也與薑附之劑汗出而愈

試效方

劉宗厚曰此與王海藏治狂言發斑身熱

脉沉細陰證例同東垣又有治脚膝痿弱下尻醫皆

冷陰汗臊臭精滑不固脉沉數有力為火鬱于內逼陰向外為陽盛拒陰用苦寒藥下之者此水火徵兆之微脉證治例之妙王太僕曰犯于水火餘氣可知因併錄之以勸

王機微義

陰隔陽證

內子王病傷寒乃陰隔陽證面赤足踈躁擾不得眠而下利論者有主寒主溫之不一愈不能決呂元膺以紫雪匱理中丸進徐以冰漬甘草乾姜湯飲之愈且告之曰下利足踈四逆證也苟用常法則上焦之熱彌甚今以紫雪折之徐引辛甘以溫裏此熱因寒用也聞者皆嘆服

九靈山房集

又

宋可與妾暑月身冷自汗口乾煩躁欲臥泥水中滑
伯仁診其脉浮而數沉之豁然虛散曰素問云脉至
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為陰盛格陽得之飲食
生冷坐臥風露煎真武湯冷飲之一進汗止再進煩
躁去三進平復如初白雲集

傷寒大小便不通

一卒傷寒大小便不通予與五苓散而皆通五苓固
利小便矣而大便亦通者津液生故也或小便通而
大便尚不通宜用蜜煎法導之

傷寒欬逆

施祕監尊人患傷寒欬甚醫告技窮試檢灸經於結
喉下灸三壯即差蓋天突穴也神哉神哉並資生經

太陽證後犯房室

李良佐子病太陽證尺寸脉俱浮數按之無力海藏
見其內陰與神木加乾姜湯愈後再病海藏視之見
李神不舒垂頭不欲語疑其有房過問之犯房過乎
曰唯與大建中三四服外陽內收脉反沉小始見陰
候又與已寒加芍藥茴香并丸五六服三日內約服
六七百丸脉復生又用大建中接之大汗作而解累列
誤服白虎湯變證

西臺掾蕭君瑞二月中病傷寒發熱以白虎投之病
者面黑如墨本證遂不復見脉沉細小便不禁東垣
初不知也及診之曰此立夏已前誤服白虎白虎大
寒非行經之藥止能寒藏府不善用之則傷寒本病

隱曲於經絡之間或更投以大熱之藥求以去陰邪則他證必起非所以救白虎也可用溫藥之升陽行經者難者云白虎大寒非大熱何以救君之治奈何東垣曰病隱於經絡間不升則經不行經行而本證見矣本證見又何難焉果如其言愈試效方

傷寒後背惡寒

俞德明常病傷寒經汗下病既去而且虛背獨惡寒脈微細如線湯熨不應滑伯仁乃以理中湯劑加姜桂藿附作大服外以葦撥良姜胡椒桂椒諸品大辛熱爲末和姜糊爲膏厚傅滿背以紙覆之稍乾即易如是半月竟平復不寒此尤治法之變者也

勞復自汗

潘子庸得感冒證已汗而愈數日復大發熱惡寒頭痛眩暈嘔吐却食煩滿欬而多汗滑伯仁診之脈兩手三部皆浮而緊在仲景法勞復證浮以汗解沉以下解今脈浮緊且證在表當汗衆以虛憊難之且圖溫補伯仁曰法當如是爲作麻黃葛根湯三進更汗旋調理數日乃瘳並白雲集

傷寒交接吐舌死

范汪方云故督郵顧子獻得病已瘥未健詣華粵視脈粵曰雖瘥尚虛未平復陽氣不足勿爲勞事也能勞尚可女勞即死當吐舌數寸獻婦聞其瘥從百餘里來省之住數宿止交接之間一二日死婦人傷寒雖瘥未滿百日氣血骨髓未牢實而合陰陽快者當

時即未覺惡經日則令百節解離經絡緩弱氣血虛
骨髓空竭便恍恍吸吸氣力不足着牀不能動搖起
居仰人食如故是其證也丈夫亦然病源論

勞復房室多死

有士蓋正者疾愈後六十日已能射獵一犯房室即
吐涎而死及熱病房室名為陰陽易皆難治近者有
一士大夫小得傷寒瘥已十餘日能乘馬行來自謂
平復亦以房室即小腹急痛手足拘攣而死

陰陽易

婦人溫病雖瘥未平復血脉未和尚有熱毒而與之
交接得病者名為陰陽易醫者張苗說有婢得病瘥
後數日有六人姦之皆死千金方

熱入血室

一婦人病傷寒寒熱遇夜則見鬼狀所患六七日忽
然昏塞涎響如引鋸牙關緊急瞑目不知人病勢危
困召予視之曰得病初曾值月經來否其家云經水
方來而病作經遂止得一二日發寒熱晝雖靜而夜
有鬼祟從昨日來不省人事予曰此乃熱入血室證
仲景云婦人中風發熱惡寒經水適來晝則明了暮
則譫語如見鬼狀發作有時此名熱入血室予製以
小柴胡湯加生地黃三服而熱除不汗而自解矣

又

一婦人患熱入血室證醫者不識用補血調氣血藥
治之數日遂成血結胸或勸用前藥予曰小柴胡用

已遲不可行也無已則有一焉可刺期門而已予不能針請善鍼者治之如言而愈或者問熱入血室何爲而成結胸也予曰邪氣傳入經絡與正氣相搏上下流行遇經水適來適斷邪氣乘虛入於血室血爲邪所迫上入肝經肝受邪則譫語而見鬼復入膻中則血結胸中何以言之婦人平居水養木血養肝方未受孕則下之以爲月水旣妊則中畜之以養胎及已產則上壅之以爲乳汁皆一血也今邪逐血併歸于肝經聚于膻中結于乳下故手觸之則痛非藥可及故當刺期門也

許叔微

又

有婦人病溫已十二日診之其脉六七至而澀寸稍

大尺稍小發寒熱頰赤口乾不了了耳聾問之病後數日經水乃行此屬少陽熱入血室也若治不對病則必死乃按其證與小柴胡湯服之二日又與小柴胡湯加桂枝乾姜湯一日寒熱遂已又云我臍下急痛又與抵當丸微利臍下痛瘥身漸涼和脉漸勻尚不了了乃復與小柴胡湯次日云我但胸中熱燥口鼻乾又少與調胃承氣湯不得利次日又云心下痛又與大陷胸丸半服利三行而次日虛煩不寧時妄有所見時復狂言雖知其尚有燥糞以其極虛不敢攻之遂與竹葉湯去其煩熱其夜大便自通至曉兩次中有燥糞數枚而狂言虛煩盡解但欬嗽唾沫此肺虛也若不治恐乘虛而成肺痿遂與小柴胡去人

參大棗生薑加乾薑五味子湯一日欬減二日而病
悉愈已上皆用張仲景方衍義

論溫病分治用藥例

夫溫之爲病有冬傷於寒者有冬不藏精者便有虛
實之異有四時不正之氣鬱之者有君相二火加臨
者即分主客之殊有五運六氣當遷正位所勝折之
不得升降者則必辯其所發之氣以治豈可均用治
熱乎哉大法分氣虛血虛痰火若氣虛四君子湯爲
主血虛四物湯爲主痰多二陳湯爲主熱甚加童子
小便心法

時氣傳染

總帥相公年近七旬戊午秋南征過揚州俘虜萬餘

口內選美色室女近笄者四置於左右予因曰總帥
領十餘萬衆深入敵境非細務也況年高氣弱凡事
宜慎且新虜之人其驚憂之氣畜於內加以飲食不
節多致疾病近之則邪氣相傳其害爲大總帥笑而
不答其副帥時亦在座異日召予曰我自十三歲從
征回鵲此事飽經汝之言深可信矣至臘月中班師
值大雪三日新掠人不禁凍餒皆病頭疼咳嗽自利
腹滿多致死亡者春正月至汴隨路多以禮物來賀
相公因痛飲數次遂病脉得沉細而弦三四動而一
止其證頭疼欬嗽腹痛自利與新虜人病無異其脉
短澁其氣已衰病已劇矣三日而卒邪氣害人其禍
如此內經云乘年之虛遇月之空失時之和因而感

邪其氣至骨又曰避邪如避矢石錢仲暘亦曰糞履不可近襁褓嬰兒多生天吊驚風亦由正氣尚弱不能勝邪故也由是觀之聖人之言信不誣矣寶鑑

瘧門

論瘧分經主治用藥法

凡治瘧無汗要有汗散邪為主帶補有汗要無汗補正氣為主帶散散邪發汗紫蘇麻黃之屬補正氣人參黃芪之類三日一發者受病一年間日一發者受病半年一日一發者受病一月連二日發住一日者血氣俱受病一日間一日發者補藥帶發表藥後以截瘧丹截之大抵在陰分者難治在陽分者易治在陰分者用藥徹起在陽分者方可截住有瘧毋必用

毒藥消之行氣削堅為主東垣謂寒瘧屬太陽汗之熱瘧屬陽明下之寒熱瘧屬少陽和之在三陰經即不分總為溫瘧此言甚是但三陰經之說不明凡作於子午卯酉日少陰瘧寅申巳亥日厥陰瘧辰戌丑未日太陰瘧其脉多弦熱則弦而帶數寒則弦而帶遲亦有久病此脉極虛而微無力似乎不弦然必於虛微之中見弦但不搏手耳細察可見心法

旱蓮草灸瘧

治瘧之方甚多惟小金丹最佳予嘗以與人皆效然人豈得皆有此藥哉此灸之所以不可廢也鄉居人用旱蓮草椎碎實在掌上一筋四指闊也當兩膚中以古文錢壓之繫以故帛未久即起小泡謂之天灸尚能

愈瘡況於灸乎故詳著之資生經

久瘡灸脾俞

有人患久瘡諸藥不效或教之以灸脾俞即愈更一人亦久患瘡聞之亦灸此穴而愈蓋瘡多因飲食得之故灸脾俞作效見上

刺瘡

戴人曰嘗觀刺瘡論五十九刺一刺則衰再刺則去三刺則亡會陳下有病瘡二年不愈者止服溫熱之劑漸至衰羸命予藥之予見其羸亦不敢便投寒涼之劑乃取內經刺瘡論詳之曰諸瘡不已刺十指間出血正當發時予刺其十指出血血止而寒熱立止咸駭其神予非術術竊見晚學之人不攻誥典謬說

鬼疾妄求符錄祈禱辟匿法外旁尋以致病人遷延危殆瘡病除嵐瘴者一二發必死其餘五藏六府瘡皆不死如有死者皆方士誤殺之也

偶吐愈瘡

一書生病瘡間日一作將秋試及試之日乃瘡之期書生憂甚誤以葱蜜合食大吐涎數升瘀血宿食皆盡同室驚畏至來日入院瘡亦不發蓋偶得吐法耳

瘡瘡

息城一男子病瘡求治于戴人診兩手脉皆沉伏而有力內有積也此是肥氣病者曰左脇下有肥氣腸中作痛積亦痛形如覆杯間發止今已三年祈禳避匿無所不至終不能療戴人曰此瘡瘡也以三花神

祐丸五六十九以冷水送過五六行次以冷水止之
冷主收斂故也濕水既盡一二日煎白虎湯頓啜之
瘡猶不愈候五七日吐之以常山散去冷痰涎水六
七升若翻漿次以柴胡湯和之間用妙功丸磨之瘡
悉除並儒門
事親

痺瘡治驗

但熱不寒
曰痺瘡

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書吏高士謙年踰四十至
元戊寅七月間暑氣未退因官事出外勞役又因過
飲午後大發熱而渴冰水不能解其病早晨稍輕減
服藥不效召予治之診其脉弦數金匱要畧云瘡脉
自弦弦數者多熱瘡論曰痺瘡脉數素有熱氣盛于
身厥逆上衝中氣實而不外泄因有所用力腠理開

風寒舍于皮膚之內分肉之間而發發則陽氣盛而
不衰則病矣其氣不及於寒故但熱而不寒者邪氣
內藏於裏而外舍於分肉之間令人銷燬脫肉故名
曰痺瘡月令云孟秋行夏令民多痺瘡潔古云動而
得之名曰中暍以白虎加梔子湯治之士謙遠行勞
役又暑氣有傷酒熱相搏午後時助故大熱而渴如
在甕中先以柴胡飲子下之後以白虎加梔子湯每
服一兩數服而愈寶鑑

瘡後手戰

一人瘡後手戰此痰涎鬱格吐後乃好吐可用常山
散探之心法

藥非所宜反生餘證

一老人患瘧嗽半載脉之兩手尺數而有力色稍枯
余料之必服四獸飲等劑中焦濕熱下流伏結于腎
以致心火上連於肺故瘧嗽俱作用人參白朮黃芩
黃連升麻柴胡調中二三日與黃栢丸服之兩夜夢
交通來告急余語之曰此腎中熱解乃從前陰精竅
而散走故爲是夢勿憂次日瘧嗽頓止

瘧發間一時

一富人年壯病瘧自卯時寒至酉方熱至寅初休一
日一夜止甦一時因思必爲入房感寒所致及問之
九月暴寒夜半有盜急起不著中衣當時足即冷十
日後作瘧蓋足陽明與衝脉合宗筋會于氣街入房
太甚則足陽明衝脉之氣皆奪於所用其寒乘虛入

中舍於二經之過脛所會足附上於二經之陽氣益
損不能滲營其經絡故病卒不得休是以用人參白
朮大補附子行經加散寒以取汗數日不得汗病如
前因悟足跌之道遠藥力難及用蒼朮川芎桃枝煎
湯以器盛之跌坐浸足至膝一食頃以前所服之藥
飲之其汗通身大出病即已

並藥夢
或問

久瘧腹脹

一男子患瘧久而腹脹脉不數而微弦重取則來不
滑利輕又皆無力遂與三和湯索氏者三倍加白朮
入姜汁服之數服而小便利一二行腹稍減隨又小
便短少丹溪作血氣兩虛於前藥中入人參牛膝當
歸身作大劑服四十餘貼而愈

醫案

婦人瘧疾脉伏經斷

浦江洪宅一婦人病瘧間兩日而發飲食絕少經脉不行已三月矣召丹溪診其脉兩手並無時正臘月極寒議作虛寒治之遂以四物湯加吳茱萸附子神麩爲丸與之丹溪自以處治未當次早再求診視見其梳粧無異平時言語行步並無怠倦丹溪驚曰前藥誤矣經不行者非無血也爲痰所碍而不行也無脉者非血衰少而脉絕實乃積痰生熱結伏而脉不見爾當作實熱治之遂以三花神祐丸與之旬日後食稍進脉亦稍出一日後六脉俱出但帶微弦瘧尚未愈因謂胃氣既全春深經血自旺便自可愈不必服藥教以淡滋味節飲食之法半月而瘧愈經亦行

矣見上

却慾食淡可以愈瘧

僉憲詹公年近六十稟甚壯味甚厚形甚強色甚蒼春病瘧召予視之知其飫於醲肥者告之曰須却慾食淡調理浹月得大汗乃安公不悅一人從旁曰此易耳數日乃安與却藥三五貼病退旬日後又大作又與之又退綿延至冬病又未除又來求治余知其久得藥痰亦少惟胃氣未完時天大寒汗未透遂以白木粥和丸與二斤令其遇饑時且未食取一二百丸以熱湯下只與白粥調養盡此藥當大汗而安已而果然如此者甚多但藥畧有加減耳

餘論

瘧病不進食

宋無逸餘姚大儒也病瘧瘡損饘粥難下咽六十餘日殆甚滑伯仁聞而往視之脉數兩關上尤弦疾身雖瘡而神則完伯仁曰是積熱居脾且滯於食飲法當下衆疑而難之藥再進而疾去其半復製甘露飲柴胡白虎等劑淡旬起居如故後四歲無逸客昌國病頭面腫赤妨於飲食或進以薑附伯仁爲製清上散火而愈無逸曰向得清涼藥以濟危急否則誤於剛劑矣德之不忘常以語人云

瘧病中滿下利

鄭膏卿母倪病瘧寒熱嘔涌中滿而痛下利不食年五十餘殊困頓他醫爲清脾氣理中脘不效邀滑櫻寧視脉沉而遲櫻寧曰是積暑與食伏在痰中當下

之或曰人疲倦若是且下利不食烏可下方擬進參附櫻寧曰脉雖沉遲按之有力雖利而後重下迫不下則積不能去病必不已其母弟倪仲權獨是之乃以消滯丸藥微得通利即少快明日復如數服之痰積腸垢盡去向午即思食旋以姜橘參苓淡滲和平飲子調之旬餘乃復

見白雲集

辯符呪厭瘧

或曰旣瘧本夏傷於暑爲病世有不服藥餌或人與符呪厭之亦止何也曰此夏時天地氣交百物生發濕執薰蒸禽蟲吐毒之際人因暑熱汗出神氣虛耗感得時間乖戾之氣爲病故與厭之亦止若移精變氣之謂也然古人稱瘧不得爲脾寒者正恐人專於

溫脾之說不明造化之源而失病機氣宜之要故也

痢後瘧作為無陰所致

徐用誠曰一婦人久痢一子亦痢死哭甚數日後痢止瘧作醫與四獸飲之類凡兩月召予視之一日五六作汗如雨無休歇不能起臥食少懶語脉微數予以痢後無陰悲哀傷氣又進濕熱之藥助起旺火正氣愈虛汗既大出無邪可治陰虛陽散將在旦夕豈小劑之所能補令人參白朮各二兩芍藥一兩黃芪半兩甘草少許作一服濃煎一鍾日服四五次兩日寒熱止

二婦病瘧不同治

二婦同病瘧一者面光澤用誠以濕在氣分非汗不解兩發汗出而愈一者面赤黑色用誠以暑傷血分用四物湯加辛苦寒之劑二日發唇瘡而愈臨病處治其可執一乎並玉機徵義

論瘧藥

趙以德云嘗究本草知母草菓常山甘草烏梅檳榔川山甲皆言治瘧集以成方者為知母性寒入足陽明藥將用治陽明獨盛之火熱使其退就太陰也草菓性溫燥治足太陰獨盛之寒使其退就陽明也二經合和則無陰陽交錯之變是為君藥也常山主寒熱瘧吐胸中痰結是為臣藥也甘草和諸藥烏梅去痰檳榔除痰癖破滯氣是佐藥也川山甲者以其穴山而居遇水而入則是出陰入陽穿其經絡於榮分以破暑結之邪為之使藥也然則此方乃脾胃有鬱

伏痰涎者用之收効若無痰止於暑結榮分獨應是
太陰血證而熱者當發唇瘡而愈於此方則無功矣
藥要
或問

此方治痰涎在六

